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雲巢編卷八

宋 沈遼 撰

龍游寺宴堂記

金山在揚子江中流南直蒜山渡視丹陽城下人物皆可識其望揚州山川隱隱如屏障而白沙在其西飄帆舟艤夕至順趨大海波濤洶湧雲霧晦冥雖在數百里外止於一瞬也四方之游士始望其山峻特不羣其上翠微森森如冠帽珍禽翶翔雅音不絕其下魚龍出沒

千變萬化莫知其際及登其間重樓複壁橫出漫迴顧瞻眺聽氣象雄壯眇然不知其身之在世網也近世衣冠人物多出於東南而往來金山者冠蓋相望于道丹陽太守有重客乃出遊其上為雅集而皆設饌佛右雖過客欣欣莫不為止而前為主或病之今長老寶覺師住持二年始作堂於其東以延太守者囑客以其意請名於余余為題之曰宴堂語其客曰若宴者豈特為太守宴哉上人所以宴坐也日出而人境誼譁釀酒擊鮮

慢舞天歌而賓客驩然者太守宴爾江無飈山氣清冷
寂不聞世俗之聲而虛白生者上人宴也余以為在人
情者不足而今有餘而寶覺師是能為轉物者耶無以
吾言為是而所以是者在此客以為知言請以示其師
因以叙其桷云熙寧五年二月八日記

翰林唐公祠堂記

公諱詢字彥猷性高介中勁而外莊與世寡合少慕賈
誼劉向之為人以憤弔世故為意及為御史遂欲行所

聞正色糾劾無所顧避其後雖出處內外猶以言責為已任大要以威福當歸入主而規靡上意皆陳天戒朝廷竦然執政者憚之及為江東轉運使入辭仁宗嘗勞公曰吾極知卿清正數諭執政尚未來請得無不悅於其意耶公拜稽首辭以不佞未幾乃召還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有司言公自為御史官十餘年不遷上以為廉於是進秩二等以褒賞焉在青州時仁宗晏駕哀號盡禮一昔鬚鬢皆白官吏愕然知公為忠義之至也歷蘇

杭青三州鎮所至皆留滯久之有以不容規公曰吾孤立無援姑盡直道豈可屈哉其為政常若不屑意方其撫納指撻莫不造理當時號嚴明凡與人交固少與可及已知之終不可間所不與者亦不苟合以為懼平居清澹無他嗜好唯書畫研墨焚香烹茶以為娛爾所為文章論事似賈長沙下筆逼歐陽率更皆其所喜者自先內閣時田疇生業甚厚皆歸諸昆弟而未嘗復問歲得任子亦先諸族比其終二子七孫迺未薦公卿尤賢

之以為不可跂及歷職既多在東南最愛錢塘之靈隱
以為山水當為天下第一而公之幽官乃卜於寶峰葬
後三年仲子壻為圖其像作堂于寺之西軒以申公志
公神骨清峻有圭之質所謂神仙中人也其行事世次
有國史與墓碑在欲瞻公之像者此麤知其為人以警
夫世云

浮碧軒記

文慧師始作南漪堂成客有湖山之賞者必造焉駕車

馬者蓋相續御舟舫者軸相銜文慧師顧其人可與游
者與之其所不者亦不拒繇是往來之士惟懼其至之
後也後三年客至益繁師曰吾寧為是紛紛者歟使我
安所適乃築次于其東中間五筵為宴坐之所而其趣
尤清曠平澹與其志相宜也尚書郎元君始至為篆其
榜曰浮碧軒而游者復至焉凡出西城者不至浮碧為
不能盡其勝一日文慧訪余曰昔作南漪為客館也所
以不拒人者以為人皆假物以適其性唯山水之勝人

人皆宜之我欲使人人皆得其樂也今我作此軒而至焉我乃不得其所我學清淨者也安得一語之使毋恩我而入得其樂乎余曰然亦何憚正為來者不知意爾吾師能使人得其樂而入於吾師何獨不然豈人情也哉文慧曰善於是為述其意以告來者若浮碧之著

景與文慧師之為人有吾友開彥長之南漪堂記云熙

寧元年八月十五日

東上閣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

陶弼字商翁五代祖矩自九江徙祁陽晉太尉侃之裔
也今為零陵人父岳始讀書為儒者博涉無不通仕至
職方員外郎弼少俶儻有器識能傳其父辭長於歌詩
有傳于世以其古雅疑為古人也或曰此零陵布衣耳
以是稱學士大夫數以仕進不利滋不羈宕蕩江吳間
好事者多從其游所至人皆稱商翁而不名也妻丁氏
故晉公謂之姪晉公自南海還老於光山弼依門下弼
年多所聞知持論頗縱橫習世故不復陋於鄙矣雖晉

卷之三
公之緒餘亦其資易悟也皇祐中常寧吏唐和反使者楊畋奉詔專誅弼入謁與語畋大喜以為能給兵攻挑由平大破之表其功授衡州司士取太平峒始調陽朔主簿為柳州司理參軍於是廣源蠻懷智高叛楊畋為安撫使召弼掌機宜未至畋方下英江而賊釋番禹之圍出臨賀弼捨舟從其執衣數十人間關步出太平塲以赴畋適大將蔣偕敗一軍數千人皆沒偕死三日矣散卒已當斬往往奔賊求降弼出山間數與亡卒遇一

夕矯畋命以帛為纖使從者行招其兵隨自將益削木
為榜許與不死比至臨賀得卒尚千五百人又矯畋命
給籍驛餉之畋方圖其功而畋召還乃罷歸選陽朔令
治甚有威惠其教民者不以勾釘為能邑在山徼少林
木輒課人植所易茂者夾道行不旬歲行者悉庇其林
賴于今懷之弼嘗攝興安令以靈渠為久敝乃條其利
病以書屬太守蕭固請治之曰日者廣源蠻為害久不
制且煩天誅其出必資是為塗方無事時公私力完易

就它時即公之功也固不聽後交趾反上出武庫兵以
賜將士奉使者漕安南兵費數百萬計卒用之秩滿遷
大理寺丞監潭州糧科院李中師奉使嶠西薦其才遂
知賓州因使浚靈渠上已知弼能矣因欲屬南方事即
擢拜崇儀副使知容州明年遷六宅副使知欽州州舊
治寧越徙新城未久上下悉草舍弼始教人坯陶為瓦
屋未朞堂堂多大廈至今視他州為雄治平二年遷崇
儀使知邕州寇新平井隧蕩然人不復以生為樂而蕭

注以貪暴不治罷及弼至力能惠養之而其峒豪恃注
為橐囊益虐斂其下不堪命弼使人喻以威福不易貸
乃少戢稍循法令然復苦交趾為侵暴諸酋更來獻其
土物請內附弼為降意謝遣之諸酋仰曰陶公我父母
也誓不負我公明年夏大雨水而邕城庫下長老言昔
嘗困水害殺數千人弼乘城眺其三邊皆水也既集矣
趣城下令出其耄倪上北山以避害益發屯騎雄畧二
軍以戍之已而水大至弼身操版築傅城下召屬吏督

諸兵分受役上下已完備益為土囊數千置通道中數日雨尤暴雨井泉溢積壤皆涌水於是獲土囊之利內外乏食矣為發廩以賑於內方舟以饟於外當是時水不湛者三版耳及水降即無一人死者自橫尋以東數州皆沒矣秩滿加右驥驥使復留邕在邕凡五年納附降者數千百人籍其租比國人弼久乘障厭之請便藩得昌州察訪使章惇治辰溪蠻薦弼材詔徙辰州遷皇城使明年遂成疾足弱不良行求罷有詔撫納北溪蠻加

忠州刺史交趾之亂復知邕州王師大出而賊已去殘
其三城無噍類幸逃山間猶朝夕股慄弼受詔與左右
數十騎直入左江峒民知弼至始入保宣撫使郭達御
大軍躡賊臨富良江度賊且降以弼為能得其人且專
功使為後殿賊使人以檄求降為計者達得檄即以中
夜旋不先令也大將旗鼓已行而前軍尚弗知騎步相
蹂藉亂行賊方柵江左使人來覘知弼為殿也乃不追
弼方嚴軍不動遲明而後引不然大軍且敗先是達上

劉紀所棄廣源峒以為功朝廷以為順州縣機郎焉及其旋以為它將不足守乃薦弼詔遷西上閣門使知順州其地出邕城深入二千餘里山惡多毒草瘴氣時弼老矣在辰溪已數請致軍事及是快快不得志數謂賓吏曰吾受國恩厚不敢辭也順之戍兵纔數千戍久率苦癘閩粵之士死者十常七八北軍生還者十一二弼亦疾甚然蚤暮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雖甚剛戾者莫不感泣病卒亦悉奮起願為之用交趾欲復其故地

也先襲機郎奪之將進攻廣源獨難弼不敢進以弼在
邕時恩信及其土豪也交趾所欲為弼必先知謀至土
豪皆執以獻喻以逆順輒不殺縱去由是心服至弼死
終不敢犯朝廷以弼求歸遷東上閣門使不拜復表其
疾以為邊檄憂以其年卒弼少時遊吳行山間有二鯉
魚戲溪上水弼竚觀之旁有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鬪
君急去勿停弼去百步所大雷震而雨其旁岸皆圮大
木拔又出大雲倉遇暴風颶怒一日二十七艘皆溺獨

弼一舟濟時人以是奇怪之為入樂施好士平時所得俸祿悉以與人楊畋死弼折錢五千給畋家踰二十年弼死分已而家至貧不恤也父時有田業甚豐及弼遊宦悉為其昆弟蕩費之而弼未嘗言弼之死其妻在鄉里僦居爾論曰弼生邊鄙為儒者予以辭章稱於世足矣顧豈知功名事業蹈古人風烈哉治廣源時病寢劇數請老矣猶區區以恩德輯柔羣醜保其孤城死之日不以一言及私其忠毅於是足悲者故敘之

任社娘傳

吳越王時有娼名社娘者姓任氏妙麗善歌舞性甚巧其以意中人人輒不自解蓋其夭媚者出於天資乾興中陶侍郎使吳越陶文雅醞藉有不羈之名神宗深寵睠之王知其為人也使使謂社曰若能為我盡使者我重賜汝社即謝王曰此在使者何如然我能得之必假王寵臣使我居客館然後可為也王許諾社即詐為閻者女居窮屋服敝衣就門中窺使者使者時行屏間社

故為遺其犬者竊出捕之悚懼遷延戶旁陶一顧已心
動其暮出汲水駐立觀客車騎甚久陶復覘之然而社
未嘗敢少望使者也明日王遣使勞客樂作社少為塗
飾雜羣女往來樂後以縱觀陶故逸蕩且怪既數目社
因劇飲為歡笑會且罷使者休吏就舍是時客使左右
非北吏多知其事吏既出使者獨望廳事上社謬為不
見使者復出汲水方陶意已不自持乃呼謂社曰遺我
一盃水社四顧已為望見使者乃大驚投器叩頭拜而

走陶疾呼謂社曰吾渴甚疾持入來社為羞澁畏人久
之方進使者曰汝何為乃自汲頰動不應復問之社又
故作吳語曰王令國中有敢邀使客語者罪至死矣陶
曰汝必死復何憚我也令汝不死迺強持其手曰我閨
中故靜我與汝一觀社固辭不敢即強引入閨中排置
榻上曰敢動者死社即佯噤不敢語陶即出呼吏喜曰
持燭來吏進奉燭燭來已具吏引闔其戶而去社曰我
貧不可我歸矣比其就寢甚艱難已而晝漏且下社曰

我安從歸陶曰我送汝矣然明日復來我以金帛為好
也社曰我家貧受使者金帛是速我死然我生平好歌
為我度曲為詞使我為好足矣陶許諾乃為送至其家
然尚不知其為娼也使者明日見王王勞之語甚歡既
還館為作歌自歌之歌曰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祇得
郵亭幾夜眠別神仙琵琶撥斷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鶯
膠續斷絃是何年是夕書以贈之明日王召使者曲宴
於山亭命娼進社之班在下其服之襯博陶頗不能別

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昔稱吳越之女善歌舞今殊無之未知燕趙之下定何如也陶曰在北時聞有任氏者今安在王曰公孰得之陶曰久矣王乃使社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為王所蠱也亦不以為意而社遂歌其詞飲酒甚樂社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金明年北使來請見社於王王命社出使者曰昔謂何如今乃桃符社應聲曰桃符正為客厲所畏使者不悅已而又嘲社曰社如龜筴何客不鑽社曰客兆得遊魂請眡其文使者

大慙明日王賜千金後杜之家甚富既老矣將嫁為人妻迺以其所居第與其橐中金百萬為佛寺在通衢中自請其榜於王王賜之名所謂仁王院者也至于今其寺甚盛

余初聞樂章事云在胡中蓋不信之然其詞意可考者宜在他國及得仁王院近事有客言其始終頗異乎所聞因為叙之寺為沙門者多倡家余所知凡數輩

代人上太守求薦書

某官閣下古人有言曰知而復知是謂重知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某竊嘗誦之矣若某者勢孤而無援謀拙而數奇承先公緒餘以從諸吏之行甚自愧也昨試令於東邑也自强其不肖之身朝夕從事於民政方新法之初布宣條教加安南之後師旅在境於是時也豈敢必其不敗哉數欲投劾而去矣時以閣下有古人之德著當世之望某竊不自揆為可竭駑駘之效於此庶乎

一顧之遇也已而將事于幕府乃蒙從容之對賜之教
言許以卵翼生成之恩某再拜奉之不敢失墜是則閣
下之為知某也然有不幸不得而訊者遽奪於後來卒
失於垂成某竊自安之曰命也夫某之於閣下必不蒙
戾以自弃也閣下之於某必不納謗以置疑也然今日
之復求於麾下豈必零陵之粟為可苟而二水之魚為
可食哉拳拳於中者不敢忘閣下之然諾也此所以斲
閣下之復知者也某雖不敏也不敢效薄惡者以其浮

譽必曰邀閣下之識某雖不材也不敢效闇懦者佞悅
必曰邀閣下之知其技之斷斷情之戛戛誠未敢後於
人也閣下亦詳而察之歟前日閣下之劄章也某方在
鄙上執必未能先左右之士及其上也豈敢必追閣下
之言乎苟或追之宜必厭之是以不敢言也來歲之章
此其當言之時也金石之信既在前矣某之身亦在左
右矣儻於是一薦之恩不獲出閣下者某誠何人哉或
曰閣下以某之疾為不足以辱清舉伯牛之病不間四

科杜預垂癢功平吳會況某之疾行且愈矣是以不敢
後它人而求閣下之重知者而又當是之時閣下必不
厭其言也誠直言切不復敢文惟閣下幸察之

代人上長沙謝諫議

某官閣下某蒙頓不肖則滎陽之世嗣也行能無取則
零陵之下吏也以不肖之嗣為無取之吏而輒有聞於
閣下者竊意閣下必有以憐之有以成之是某言亦為
罪不言亦為罪也惶恐惶恐某昔者為令於東邑也方

閣下領湘南之節來鎮南夏某於是時引領企踵而望
下風焉欣然忭曰閣下當知某也將成某者必閣下也
朝思之夕志之日引而月申焉欲決一奇策奮一昌言
以求閣下之知且三年卒無獲焉悵悵乎遂將去矣既
而出上府望旗棨進謁於左右拜台光於堂下伏蒙閣
下一顧之坐隅賜之語言燠燠乎誠有以知閣下之不
棄某也退而懾曰不肖之嗣其自弃也歟無取之吏其
自蔽也歟王公大人不汝弃不汝蔽也於是天與之幸

馬乃有督郵之命持檄而來陳力就列者復三易月矣
督郵賤有司也蚤夜抱案牘受命于州將之前勾釘之
是勤出納之是司又復將奮昌言決竒策以求閣下之
知是必知其無有也然竊聽於道路之言方今台鼎有
虛位上意矚舊人閣下行西召而升機柄之任某之愚
其有望於閣下者豈可在他人後哉且湘南之吏上下
無幾人其敢有望於閣下者亦閣下之所知也某伏自
惟念先公文簡之嗣在今日如涸轍之魚喁喁然其不

枯而活者已無幾賤有司之吏如陰崖之木愔愔然其可度而材者亦無幾若某者閣下亦憐而成之乎州將之薦先於摸中者二年矣固不敢冀也然知某者三使臺也既皆薦之矣某亦四補吏而七書考矣猶陶之將器者也一失於此其淪于沙礫而泥滓乎韓非論說之難不如聽之難子產以為不言誰知其志某之志也亦可哀也其進言于閣下之前且不究況是區區尺牘之間哉狂愚拙直干冒鈞聽無任惶恐之至

代人獻利害書

某官閣下某竊謂禮樂刑政為教化之具者莫不有極
惟治財之法所以利病于世為無窮故曰法弊則變變
乃通此古今之大要也治亂得失繇是生焉方今朝廷
修明法度以致太平其所作興者既已備矣而於利病
之術尤纖悉也上出于論思左右之臣下逮於市井芻
蕘之士皆能畢智竭慮以申其說非特利于公上也亦
以利其已也於是四海九州罔有内外莫不蒙其利矣

朝廷以為它使者不足以總統其事故建官焉必擇其
通明俊敏之人以任之行之數年於寵遇之數今復有
隆于前日矣非有位于朝不使也欲其勢重足以有臨
也非有名於世不擢也欲其才力足以有斷也卓然之
隆者也若某者蒙鈍不肖之人也何足以知利病之權
歟結髮從仕甫二十年三遇銓選矣謹身悉力適無敗
事當塗過聽以為能論薦者蓋有之矣其采而知之者
亦不絕焉昨為令東安也方新法之行吏民不知所向

加之師旅在境勞役之不暇某于是時推行措置莫不盡理亦幸免焉非曰能也不敢忽故皆慮之不敢懈故皆躬之爾今之為掾史非有可專者也毫釐而必承之朝夕而謹視之而已本局有沽酒之法誠無利而有害豈獨一州乎天下皆是也及後錢有過費或可裁省者試條其一二具於別牘唯閣下采擇焉前日閣下之按部也竊伏諸吏之行瞻望下風其有所陳者必降心而詢訪之其有可行者必馳檄而號布之小大之吏獨恨

其無蘊耳苟蘊之就不願陳於閣下之前也某之困放
賤吏也竊懷區區焉所謂利於己者非特此一事也敢
因布其腹心以求閣下之知遇焉庶以考察其愚不可
謂無意於其間者也干冒尊嚴無任惶恐之至

代人投半刺書

某官閣下古之士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者必有贊士
之贊羔鴈也羔鴈云乎哉亦以徹其誠而已其誠之著
于外於是知禮者正賢否決嫌疑此其所以有贊也羔

鴈之贊廢久矣至唐之儒者將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
以古贊為違衆於是始以其所業文代之其所以致誠
一也若某者州間之賤士也不幸先入仕宦不及顯而
奄然棄諸孤某宅是敝廬恪是遺訓不敢失墜有懼詒
辱先人教勅諸子者曰爾為士先王之道雖在方策其
所學者古之人不得而見之今之世有先達之名公大
人苟至吾州者必造焉母以爾為愚而自棄也趨風而
拜傾耳而聽幸而蒙一顧之重一言之教豈若是窺陳

編呻糟粕而已哉譬猶日月之明雨露之澤臨燭而沐
浴之者可以為終身之賜也小子不敏朝夕不敢忘而
州乃甚僻左其至於斯者或持節以使一方或總百城
而臨之貳之皆先達之人也某未始不造焉其蒙一顧
之重一言之教者為不少矣佩之刻之是以為終身之
賜也某不佞竊伏閣下之名舊矣今迺身郎官之尊半
刺史之任而臨是諸吏撫我百姓斯吾州之大幸也某
輒不自揆而將進謁焉數日矣或曰子執親之喪未有

不篤于禮者也今既祥練而以其龐服登有位之門其亦安乎某曰所以遵先人之訓也古之人自晉襄墨縗以來何嘗不預朝廷之事矧是惓惓之先志也將俟終喪而進焉則先人之訓不早墮歟此乃某之未安也是以揆日潔誠而徹名焉某之文鄙拙不足以汙閣下鑒矚姑以其誠而獻亦與夫狂狷之士持一漫刺而干典謁者為有間矣冒聞左右伏俟報命進之以為幸退之以為愧未可知也無任瞻望之至

代人上太守書

某官閣下章布之士韞其志業有得於古人之誼不肯
錄錄於世者莫不求知於先達之門汲汲乎遑遑乎苟
有知者古與今皆是也然其執有不同者昔之士進謁
於先達也重重故不苟今之士也輕輕故不信昔之先
達其接士也難難故觀其志今之先達也易易苟不却
之而已爾是以古之士雖在衡茅畎畝之間能揚名顯
行於一時者其進不苟而先達者能觀其志以將其名

為褒襯之也若夫先達者非有高才美德不足稱也非有大名顯位不足附也維有其材故能觀之維有其德故能來之維有其名故能伏之維有其位故能總之於是四者苟無一焉不足以延士士亦何所求焉孔子謂言游曰汝得人焉爾乎武城小邦也聖人之志於是其可觀也若某者竊啓不肖之士也頑頓而不佞鄙朴而無文少承先人之教求學於古人之誼其亦久矣不幸先人仕宦不顯蚤棄諸孤境捕乏田不足以耕汙潢之

池不足以漁三求薦於有司而無一獲其亦無庸於世矣此材之不足者也亦命也今則已矣然不敢負先人之教而失其所操守苟先達之至於是也必從容而進謁焉且將求其知也或欣然以為可教或茫乎其若不聞非某有所苟也亦今之執然也伏惟閣下之材之德之名之位小子何足以形容而遽數之哉今日之望於門下也非特桑梓禮也瀟水之望濱江一葦爾所以願見而求之者不止在政化之下也所以瞻仰而依附者

且蘄有終身之遇又將至於不朽也寧若小夫之子子持一漫滅之刺盜竊昔人之言以為先面之資哉若某之志庶幾乎承一言之重而採擇焉它時為不辱於門下者也竊惟閣下之施為於功事者朝廷既已知之矣行且迅召而亟升之翹翔乎青雲之上矣儻不然也授之使節以經制於一方則朝夕爾甚非敢諛也道路之所洽聞者也是以不敢後於衆人而求進焉閣下幸與其進也而觀之苟以其介介之志為可教者則閣下進

拜而行也為有得焉以將其名於無窮為使不錄錄於世矣惟閣下觀其始來之意而察其篤守之行以知之則某今日之干興謁也平生之遇也閣下留意焉惄惄之所望者不止乎不却之而已爾干冒棨戟不任悚慄之至

雲巢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雲巢編卷九

宋 沈遼 撰

萬府君夫人朱氏墓誌銘

南新萬君夫人朱氏錢唐人世為吳越陪臣皇考以官
從王叔入朝卒京師夫人養於諸父以孝聞及歸萬君
君故大家也夫人事其舅姑與愛其宗族南新之人莫
不道萬母以為賢而萬君之兄死其妻甚少父母欲奪
而嫁之輒悲憤涕泣曰叔姒遇我恩厚又有一女我終

不忍去萬氏遂不嫁及其女成人夫人為擇婚家咨謀
周至甚於已女卒得善人而伯姒年七十餘乃卒夫人
性好浮屠書終日持誦不懈或有所不通輒復能默識
人或問夫人夫人曰我若有所記明白不疑我知其前
習也中年遂不御葷血至其終垂三十年世之所難能
者豈善緣有次第乎哉萬氏之祖善權為唐大將功盛
官顯至其下衰乃力田為生及萬君甚貧諸宗或為縣
史益晦不振夫人嘗教戒三子者曰豐衣食莫如耕祈

寵祿莫如學是謂不辱其先故長子與少子服勞於家
而仲子延之為諸生其在州黨刻苦術業有名於庠校
而南新不出進士人或語夫人延之無益生計夫人終
不信不奪其業數給其資使遊學四方嘉祐中遂擢第
調郢州司法參軍其歸也夫人老矣延之請迎夫人之
官夫人謂延之曰吾安於鄉里不可去而汝為法官苟
以吾為念當務寬平如吾朝夕在旁也吾雖不往亦足
以為孝養矣而延之為吏精明其用法律好仁而不濫

部使者交章薦寵之即其官擢為常寧令其歸省膝下夫人喜曰汝能為吏吾死不恨矣母以吾為累其亟治行吾年八九十而耳目不衰汝視吾治絲枲細綴不異少年當無憂也延之遂行治平元年十有二月甲子卒於家年八十有三以明年某月甲子大葬府君名坪先卒三子曰炳曰延之曰宜之四女嫁楊氏施氏兩元氏皆卒二孫曰涇曰沆皆從學延之於余在州黨為友兄弟後又於家府為屬官其持喪歸也會余於荆楚之間

屬余為銘銘曰

嫗嫗夫人孝厥家上下宗族安且和外耕內蠶有條科
我以妙乘出三摩仲子起家服青綢行封大邑光寵多
作善降祥理非佗刻此銘章永不磨

張司勲墓誌銘

公諱某字隱直漢留侯七世孫紜居番陽至五代祖晟
乃自番陽徙浦城遂世仕於閩皇考尚書公始以孤童
從楊文公遊京師以進士中甲科歷官刑部郎中直史

館致仕乃宅吳其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彭城
劉敞銘于墓隱直其長子也少明雋好學有器識未冠
時已卓然為成人與劉鑑甫楊審言兄弟為友前輩長
者多賢之寶元中西方用兵以布衣上疏論朝政進啓政
十篇乞召對已報罷又陳邊要數萬言不能用即移書
二府以古今兵事成敗訂其是非於時雖不合公卿翕
然以為材數舉進士既不中且壯矣尚書公為陝西轉
運使范文正公鎮永興始勸公仕於是補太廟齋郎即

任以為洛陽主簿蓋始仕也其所操決已如老吏數決
滯訟洛陽人善之三年魚周詢拜御史中丞薦以為主
簿仁宗方開言路臺諫官盡入人物之選其言執政得失
無不聽當是執政者不敢作威福陳晏叔唐子方諸公
以此顯名一時隱直在臺中乃主簿諸公皆推以為友
皇祐二年拜明堂既齋前殿矣入籍籍傳有泛恩過以
問何郯曰聞之公曰或傳外戚欲得節度使中貴求
為觀察使者於法不可遷將以亦聞之乎是遷也上既許

之而諭於執政矣此非不蠹也何為默然鄭大懼即與其僚請奏事仁宗愧且怒責所授言鄭疑以問公公曰某聞之以告得罪寧有憾耶明日禮成有泛恩二人者遂不遷然上怒未已推窮且急鄭亦終不言唐子方之論溫成也夜召公以決之公曰足下當言責尚何疑為此足以塞責子方繇是被逐其所建明皆此類也執政聞而憎之秩滿上改大理評事范公文正守青社薦公文行乞召試學士院因請以為從事但除青州判官而

已比至而文正公病且革以府事一諉之文正公從陳州至彭門而薨公馳哭于彭門相其後事而還代歸京師尚書將請老遂求東南官三司請以為懷寧令懷寧劇邑也治之數月廷遂無訟而羅原茶場戶歲輸茶百萬前日之獎上茶之入三倍其次茶五倍既不足掉它草木皆為茶以是致大賈賈不售為令者不得去及公至始約束必得善茶其上者倍之其次不過一再倍更告以法且留公矣公曰使民不加斂賈得善茶何為不

售民歡呼相告及期畢具是歲大賈至乃先諸場筭以其得善貨也上下以為便僑戶出丁錢其去來不常十年間吏不時省籍而無除遂至萬數其去者責於里胥故任役者率破產為大害公一日按籍除其亡者六千益新丁三之一因以聞上遂為諸縣法吏言令之圭田五百斛請賦之公疑其不明也使訪之得田三百畝輸有司賦其田而已自昔守令莫不然然畢取之號草頭供輸於是通判李基聞而詣公曰君不可以獨清盍為

我諭之其除者亦半因謂李曰勿廣語人使人反側無
益也二年孫長卿為江淮發運使因以親嫌罷於是尚
書公老矣乃還吳遂不復造朝臺檄趣召數移疾不行
尚書公捐館時公年及知命執喪盡禮杖而後起人以
為難終喪始還臺遷殿中丞相當國方薦公公曰親老
矣不可以久留遂得通判湖州以歸二年繁昌公卒哀
毀如尚書公之喪然隱直家故貧朝夕饘粥或不足未
始以告人治平三年入朝於是閒居十年矣今上即位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王丞相珪提舉百司先諸公薦始
編定百司勅是時自陳丞相諸公薦者十二人詔賜對
便殿勞問甚渥於是子方新領三司請以為判官即權
領戶部判官事戶部主諸道上供金帛自慶歷時迫諸
道上供入倍常歲諸道始為敝吏不能較一歲所負至
二十五六萬前日內帑無所考質於是有詔使公覆較
以慶歷五年為準因建言轉運使以經制為職蓋以為
殿最中間不滿歲而去者以數告其代幾可以勸沮朝

廷遂頒以為法而計三年之入最一百三十萬又督發
川峽所負入便錢至五十萬大計賴焉久之始正權戶
部判官序其秩視提點刑獄在三司凡七年乃以司勲
員外郎出知越州兼浙東兵馬鈴轄部使者率新進少
年以新法督責其下戾甚吏馳走不給事已蹈罪咎會
稽為大府公以樂易處其吏民吏不欺而賴以安法度
皆舉踰年徙蘇州未行又改明州明州尚書公之故治
也遺愛餘美尚在耳目人皆喜公之來公亦樂其州為

易治於是詢求民隱數日之間政令一新時方病鹽法
法已過矣吏緣為姦自昌國縣置發引鋪而公私之貨
混淆不可辨其利於公者削矣公至則除引鋪使民市
於官市於官者不為定格益嚴其禁期不敢犯未幾入
緡錢八十萬既足其目而又益三百萬未閱月移成都
路提點刑獄自在三司固已親其秩矣三易鎮乃始遠
徙人皆為之恨且勸公辭之公曰吾辭之重得罪執政
雖然吾顛華族多豈其願也吾不敢辭陳力而已於是

求對及見上上憫勞久之曰行且遷矣遂行自四明之徙歷八月乃至部所始至務大體不以暴刻為功自熙寧以前第五等戶不徭及新法起乃出免役錢公以為朝廷立法本以寬民今乃賦困窮之民非上意因奏免者十二萬戶蜀民大悅會茂州蠻叛數日覆軍殺將進圍汶山郡坤維騷然公與轉運使俞充行分將兵方無事時兵常不足及是官軍多死夷兵且深入公移帥府請與之約和以緩其來且待王師之至也帥府用其畫

猶連公手札上聞已而王師至夷兵不侵軼者公之力也先是蜀使者多循故事不閱兵仗公至成都將閱之咸以為不可且生民心公曰吾職事也遂發視之器甲多敝敗不可用使修完益移檄支部舉新之至是軍興乃獲用朝廷方併州縣以充大農之財永康之廢未久請復以為永康縣川峽道阨塞多瘴癘它時使者行部多不以春夏出茂州之後自三月至七月往來無朝夕之休比官軍麤備乃還至永康感疾矣輿歸成都病小

間今樞密馮公當世侯之公囑當世以後事神色不動
處生死之際若往來也以熙寧九年八月十日以其官
終于官舍享年六十二嗚呼隱直天性渾厚喜怒不形
聲色雖子弟有過未始言子弟皆化其德仕宦四十年
歷典三鎮至于奉使未嘗一墨於法亦未嘗廢一吏所
至皆稱最與人交溫溫若不足及臨事不苟變在三司
時左右新進假途以致要津者如奕基而公坦然不以
為意也有文集十卷其上論朝政疏啓及論西方用兵

書號慶厯先書後書又十卷藏于家曾祖諱靄仕於閩祖諱璿皇贈戶部侍郎考諱汎尚書公也夫人彭城劉氏封彭城縣君為人明爽善治家公於家事一切不問者夫人是賴先二年卒男子八人元方進士及第平輿令中書吏房習學公事元振元憲元舒舉進士餘尚幼女七人太常寺奉禮郎沈某著作郎郭茂恂試將作監主簿蘇亨節太廟齋郎盧道原其婿也餘尚幼公卒之明年喪始自蜀歸諸孤將以九月某日葬公穹山先公

尚書之兆使來乞銘余平昔從公之游固已欽慕矣及
代於會稽親見其民愛隱直如父母集大眾為綵城以
障其行至數十里涕慕不使去者移日此尤可尚者嗚呼
隱直其有德君子歟乃為之銘曰

嗚呼隱直其學博矣而志不遂其德完矣而位不充或
恨其弗逢維其命之窮其達也不過為王為公建一切
之功若其德則考古人而不愧將來世而無終為能執
其中使九原可作非夫人之與其誰從

賀州推官知陽朔縣李君墓碣銘

君姓李氏諱忠輔字道舉零陵人曾大父沖生師運師運生惟簡皆不仕至君始為諸生少時已卓然克篤術業為不羣矣於是潯陽陶公岳方為州大儒名聞四方君以其文辭上謁陶公大稱賞以其子妻之及冠遊長沙造內閣李公受於幕下納顧甚厚延挹以為後進首由是知名皇祐元年秋州薦于春官不合遂南歸與陶商翁相善文墨志氣適其所好雖黨也然湖湘間舉稱

二人有異材後商翁以戎事得官至顯達數欲引君君
獨不肯屈既老矣已困於北上乃緣恩格釋褐調鐸津
尉蓋初筮也君之學為政久矣一出其鋒上下皆推是
邑人有賒其旁舍得地中藏鏹者羣刦之至則無有也
其主訟于令君馳往捕悉獲之然視其人本非先毒者
皆以為地中物如逐鹿耳遂釋之或謂君必案以法當
獲賞君曰彼以過聽自貽孽我安用傅致殺入以求官
終不取州猶以君不討賊為罰然部使者聞而賢之亦

數有見譽者攝遷江令踰月邑大治桂林北出興安為靈渠自秦時疏鑿以饟嶺南而前為令者皆武人久無政隄防鏽漏漕舟數不通復以君假令至則鋤其姦弊民訟一清乃大完築盡復其故跡益溉其旁田疇甚多而桂林為嶠西帥府帥潘侯夙愛其材欲致之會新制八路使者得按格除吏遂調桂州司戶參軍潘侯加禮遇馬方交趾反也不數日覆三州公私騷動君為密謀調發所補於上者甚力蠻亦不深入當途者交章薦寵

之遷賀州推官知陽朔縣事大兵南出而邑當大道使者傍午勞來供億羽檄日數十里君怡然不撓而益辦然民力屈矣羸糧者道多逋亡諸令率自將上道君疾暴下乃輿行櫛沐瘴霧疾重困至機郎已致役而氣血殆矣復輿歸王師亦旋乃謁告以便醫數移檄而使者惜其去輒不許卒以告歸熙寧十年冬十月辛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二啓手足時神色和易戒諸子力學守約而已平生所為文章甚多其在藁者二十卷號湘南

集夫人陶氏也五男曰述慎修迪修德修允修皆有學
行為良士二女嫁同郡何宗望胡敏行元豐元年十二
月乙酉卜墓于歸德鄉先營之右為吉兆其葬諸子來
乞銘以揚其先人之美余謂君能教其子以禮也夫為
之銘曰

道舉之學久已成五十從政艾且明使其當年造王庭
何愧古人建功名遭命不造誰主平獨留惠愛三邑氓
子孫美澤方大亨昭示來裔詔斯銘

東安縣尉王君墓銘

君諱岳字景申姓王氏楚彭城人景申為人剛毅少所屈下皇考君捐館時景申尚未冠治喪哀毀如成人終喪閉門讀書不履世故數年學大就進止屹然為古儒者山東學士皆右之州以禮請為庠正其所教導弟子悉有師法三薦于春官皆為舉首治平四年始登進士乙科試秘書省校書郎以太夫人長安君閻氏年九十求為下邳尉為吏矣終不肯小降志視其令奄奄若無

物自州從事皆卑之然公卿大人使者莫不知景申為
材不以凡吏遇也不滿歲坐法免丁閭夫人之憂如禮
已除服奉母夫人條氏來湘南當途者已鄉其名矣至
即委以縣事攝諸吏乏遂有以過人者新制吏籍付於
外臺而長沙為湘南會府諸吏小大咸集號多士往往
為調倅以干祿其有所倚藉亦蹇傲以驕人景申處其
間有不能平多所折辱至廷叱而衆詬之其人雖慙伏
不敢答然愴怨多矣景申弗恤也久之調湘鄉主簿太

守印其材檄攝瀏陽令地有銀冶聚四方不逞難治而易謗士挾姦者不得憖縱景申所辱者交攻之復免官使者待之加厚焉雖失職然領事無間日最後補東安尉鄙夷小邑也戶不滿千室天半棲崖谷間以故無吏事夷人不知為學景申為新孔子廟使雄壯方秋與其令釋菜行禮上下所未識也禮成以書抵余曰使後世有學者知是為名教主景申所存如此元豐三年太守與三使者交薦之當遷矣暴感疾遂不可治以閏九月

丙辰卒享年四十有六卒之前日吏直於東廂夜半忽驚寤見景申騎馬張蓋從者騶呼甚盛奔出從之已不見及病且革矣噫景申其窮歟其材與氣終不一申而沒地也使世不偷儒以苟為得者亦有激乎曾祖父改皆不仕考尚賓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母夫人條氏夫人莊氏一男曰淳一女尚幼條夫人時年八十有二拊其尸慟曰人不復知我子為孝矣載其柩歸葬于某鄉某之原某年某月也余方客於湘中景申以余為相

知其死也囑其子來乞銘曰先人之治命也為之銘曰
嗚呼景申既剛克仁生不得奮其志死將為神吾知其
輔善天淫上相蒼旻終不傳木憑石以要羶葷後有神
靈之興者知為府君十世之間考斯文

福昌縣太君李氏墓銘

夫人姓李氏江寧上元人曾大父弘義大父潛江南有
國時以公族為達官至皇考文覽始入天朝擢進士科
任武昌軍節度掌書記以卒夫人事父母孝處宗族和

皇考君愛之始笄矣將慎選其配以嫁焉乃得蔣侯侯
世儒者家衡陽甚窶從學四方及成昏依李氏未去兄
子偕省其世父也將西遊京師無資以治嚴夫人為釋
金條脫以賜之直十餘萬錢偕由是能成就其業決科
成名卒以母事夫人其升朝請于朝廷封贊皇太君蔣
侯以明道三年登第夫人事之猶其父也內外屬因夫
人悉充滿其不足侯含德不耀卒於光山從事今贈官
為工部侍郎夫人春秋壯止一子曰僅乃端居閉門獨

以教子為事僅載就舉有司輒不利遂以官苑補太社
郎令為朝奉大夫其始通閨也復進封福昌縣太君夫
人老矣不復治家事棲心竺乾道大夫從仕上下篤行
誼謹法律能保其祿位者夫人之教也熙寧八年簽判
道州侍夫人于北堂八月微感疾是月晦召大夫婦孫
戒敕家事不苟生不怛化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一
子即大夫君也二女已嫁孫八人曾孫二人後當某年
某月歸葬歷陽趙唐之先塋從吉卜也大夫乞銘於余

謂可考信於後世者余豈誣乎哉為之銘曰

嫗嫗夫人妙德柔嘉作配哲人允宣厥家母道三紀慈祥惠和安輿朱轓天澤載加子婦順承孫曾衆多含飴玩綵綏我壽遐天有五福既備不頗人有三從協于寵華歸葬先塋生死可嗟勒銘幽宮終古不磨

雲巢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雲巢編卷十

宋 沈遼 撰

邵州立禪師塔銘

禪師名惠立桂林蔣氏子也生不食葷血始九歲出家依同郡蕩律師求度五年遂度為沙門入鹿門山觀三乘經律深達法相造龍牙遷公一言頓徹若獲亡金若復故舍推為龍牙上首山盤水渟還同未悟且三紀邵陵太守崔侯迺啟西湖之法席以延几烏始轉法輪為

四衆師逾二十年无為无作度度不愛金錢為崇飾其道場舉新之至无所用其力益獻土田廬舍以供朝夕費朝廷出使者按夷人所獻地使者屈禪師先入示信夷人屈膝受指使者以為功將薦於上辭不許轉運使請遷衡岳之大伽藍亦不許識者譴之元豐四年二月三日戒侍者具湯沐訖不示疾亦不說偈正坐入滅問年七十七問謄六十三門人善琮茶毗之且以骨建塔于寺之西南隅太守闕侯祀以書抵余道其高行乞偈

以贊之稽首三歸銘之偈曰

少林壁觀本无說至於咄咄蓋已末造妙顯微參諸佛
不能无心但小黠大士迅飛出南粵道化邵陵嗣者崛
端如亭亭海中月內含圓明外平澈不牽名勢事攘奪
不拂因緣為斷滅法門寢衰誰可遏三湘五溪同一筏
巍巍堵波闕靈骨將與彌勒當來出南山孤雲自起沒
縛芻右流終不竭

伯少卿埋銘

公諱振字發之世為錢塘人以皇考尚書公任為大祠郎起家歷上高臨淮二縣主簿遷茶陵縣令尚書公捐館解官去還調星子縣令有能名公鄉使者交薦改大理寺丞監蘇州稅遷太子中舍知剡縣剡湖右大邑名頑悍吏多為姦公至逾年峻法鉗治初卒不撓而其民始伏樂生興事為作碑畜水溉田五千頃至今迨三十年不壞號沈郎碑移巴西縣引仲弟在蜀不當行改金華縣轉殿中丞其治尤嚴於在剡時不勞而公私晏然

遂稱無事仁宗祀明堂拜國子博士賜五品服知滕州
方儂智高亂二廣公疾驅隃嶠而賊已平臨州視事城
中蕭然無有官府閭舍始募兵調夫戮力為築城郭立
府寺閱歲舉新之轉虞部員外郎朝廷方行賞丁太夫
入憂既除進比部員外郎通判衛州不赴換北作坊雖
身在都下然未嘗遊權執門唯跡訪道術方士購求古
書為事歲滿以其勞進駕部員外郎英宗即位拜虞部
郎中轉比部郎中乞監瀟山靈仙觀於是有所掛冠志前

在官者多不治事祠奉不嚴神明不格公至始革易弊
病敦崇清修遂道士伊居詰而其徒莫敢不肅山西諸
沙門多不戒而魁領文鏡尤恣橫公盡錄其過移州縣
遂黥之一山為清代還轉駕部郎中今上即位拜司表
少卿乞監崇山崇福宮遂拂衣東歸祀南郊封長興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頃之上章請老詔許之乃脫冠冕
與其所知為方外之遊後三年以熙寧六年十二月己
丑卒於河東之私第享年七十三以明年三月庚申葬

龍居山先塋之左惟公內剛外柔其與人交初不校細故及犯之亦不可解有急難或不能自存數捐已有濟之為孤嫠男女子婚嫁者數人所至為人辨曲直其不能直若已推之平日好聚書聚幾二萬卷當其終不懈所志未年益勤時數日不御藥遺令戒敕後事凡數百言無一語悖大抵言性命示儉約而已猶以聚書諉諸孫使勿忘吾志云初皇考尚書與世考侍郎皆以太常少卿卒于官及公拜司農謂左右曰吾仕宦四十年不

苟進亦未嘗有過歿從二父以卿葬足矣曾祖諱承慶
仕吳越國為營田使入朝改大理寺丞謝病去祖諱英
以清德為世稱贈吏部尚書考諱同任太常少卿贈開
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國史有傳娶鍾陵潘氏集賢校
理汝士之女封安吉縣君先卒二男達大理寺丞知永
嘉縣述許州司戶參軍監杭州楊村鹽場二孫男介試
將作監主簿修尚幼三女長適會稽進士史叔參先卒
次適國子博士孫純次適大理寺丞趙君紀七孫女長

適太廟齋郎崔熙餘尚幼遺令使某為銘不敢辭銘曰
烏峰蜿蜒奠西土羣山會合執如舞流泉泠泠降北塢
白雲升天或為雨頽然司農踵先武從政四方孰余侮
致位九卿樂幽處歸于九泉適我所松楸相望考與祖
或後或前維孫子百世千秋承世祀陵谷或遷神作主
宋太子中舍張傳師墓誌銘

君諱誨字傳師姓張氏皇考尚書公自浦城徙居吳今
為吳人尚書公在仁宗時治職任事位顯矣君年始數

歲已能治其家號孝友謹厚不預人事以其餘力讀書夜不半不寐宗族朋友稱賢焉初補太廟齋郎數拔進士薦不中第當仕矣乃以親命來調杭州新城主簿遷延不行者復十餘年及尚書公歸老于吳乃補州從事蓋不去膝下而幕府事不廢公私纖悉必應尚書公捐館哀毀骨立人以為難終喪試判入高等授寧海軍觀察推官奉繁昌太夫人之官時伯兄隱直仲兄樞言以才德著名數往來錢塘兄弟雍睦人不能目其優劣踰

年太夫人卒兄弟號護其喪以歸泣血三年情過於禮
治平三年服除調成德軍節度推官今丞相建安公出
使朔方深器其材特表薦之會定武帥孫次公卒君其
壻也次公家揚其子少不能歸乃以次公治命請於上
乞君官揚州以經紀其後遂除揚州稅未上改江都令
於是朝廷方遣使行天下以新法從事使者欲省廣陵
入江都為一縣召君議議皆合即薦君乞改秩治江都
縣事二邑在淮海號煩劇君擇吏史按圖籍因改邑一

切舉新之而人不知撓蓋君不以子子為譽而識者默知其為能當是時淮南旱甚官除民租矣太守以下圭租尚弗蠲君為言之乃蠲其半而令之田獨豐君悉除之百姓以為廉方便者開洪澤渠導溪子港皆有勞在賞格治江都凡五年乃得代遷太子中舍還朝江淮發運使薦君華亭鹽監已拜詔將行丞相識其故吏也擢通判祁州及還吳隱直卒於蜀而其喪始歸兄弟友愛尤篤悲痛不已已治舟行矣暴得疾以熙寧十年八月

壬寅卒于舟中享年五十四嗚呼傳師止于斯乎善惡報施不可道也幸不幸不可知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己酉從隱直歸葬尚書公之兆余以為逝者有知傳師無憾矣夫人孫氏賢明能治其家六男曰元載元恪元均已舉進士元功元伯元及尚少四女嫁著作佐郎褚理龍西李士衆太廟齋郎晁端復少者未笄葬有日矣其子屬余為銘以余為知傳師者必不苟作也其世次尚書公之諱不書有劉公原甫之碑傳于世銘曰

傳師始以孝友聞其材豈特後二昆四十綵衣戲寢門其視
仕進如浮雲公卿大臣數薦論方且振步望九闕有如大
車任萬鈞未駕已覆何可云穹隆山深吳江渾下從先
公宅榆枿不在其身在子孫千百億載流清芬

廣照大師塔銘

廣照大師名慧欽錢唐人七歲出家依寶雲寺惟清上
人惟清以醫名多賓客廣照求度時雖甚少已特然不
羣及落髮盡能傳老師之術益通黃帝扁鵲諸書其視

脈投藥不煩病者霍然已即謝不往不以其技為工遇
所知即行貴賤不間也廣照操心為善能以意攝物無
內外自趣法樂不為絕行不為苟合與寶月廣公為友
士大夫多賢之言善行必推二人皇祐中恩賜紫衣後
七年加號廣照中間為其衆請主寺事也食者千指帑
無一錢廣照不祈於人求獻者相踵有餘為易其擁木
圯瓦進有筵坐有次矣付其弟子仲猷而去數語人曰
吾將休吾身于寂寞之場不為世界也方余少時讀書

西山下與寶雲諸公往來者甚久其朝夕相從若家也而廣照每遇余雖甚盛暑與間處必嚴衣履而後追動不逾矩余以是尚之及吾家翰林公開府始識廣照尤加異禮其有所召如寶月圓明天竺二公在會者不過數人廣照必先焉文通頃語余曰他日予為州當謀屈廣照主其教門以表領也人或聞者皆以翰林公言為然後三年卜居青龍時余將詣京師送余於檣李又追於嘉禾之丘憫憫不去余固異之未逾月余以事復至

杭則寶月既入滅一夕矣居數日青龍以廣照訃來釋
氏羣倪與士大夫走哭二道場者道為壅皆曰善人逝
矣善人逝矣時熙寧元年十一月辛卯也嗚呼當未法
時善士常少而二大士繼去其可傷也已其生也以善
攝不善猶不足况其已乎入滅後十三日仲猶奉其棺
自青龍去以明年正月壬申葬北山鮑家田為後者弟
子猷法孫彥贊彥昌凡三人曾孫曇性一人猷曇皆紫
方袍廣照善慕又善書與其氏族皆不書非其事也將

墓余爲之銘曰

廣照拳拳不名仁者以世放行孰云可捨其定在心如
調象馬其慧及物乃出陶冶吾昔有志遠追香社善人
先逝我懷曷寫水泡電光一切皆假準此率波西峰之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君諱羔羊字升卿故吳越王諸孫父曰先芝校書集賢
院任為太祠郎初調烏程桐廬二縣尉遷寧德令升卿
有材尚氣不苟合在寧德與太守辦事不能直太守廷

辱升卿置手板地上脫冠綬出門去遂不肯仕數年乃請老得太子洗馬以歸時年四十矣以需恩再遷國子博士賜緋衣銀魚升卿家西湖上有園林亭榭終日幽居酣飲不修人事與其所知相忘於形骸之外飲既無度不能常足輒自釀率不及熟已盡酌有一婢善庖客至與其婢戮力烹雖手自持以餉客欣如也或入城市昏然據鞍唯其所遇不劇醉不歸歸亦不復出太守能知其賢者多饋給之不以厚薄為意亦多不謝龍閣祖

公無擇為州乃以贖累升卿羈置衢州會赦徙湖州雖流離困阨衣食屢空而飲終不廢熙寧六年十一月初六其妻仁和縣君張氏先卒後五日升卿卒其婢亦死出其家囊篋無直一錢者親朋耆舊相與謀大事自湖載其柩歸于吳以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集賢君墓左五男廣國靖國輔國康國充國為嗣銘曰

世所強者不以爲怡乃湛于飲陶然生死之間何可悲

隱居放言

人在天地間生死一息爾孰為死亡以生死為得失者
天下皆是也生死不脫是較毫末者也達者不言者
不達是難言耶言者難也知者難也必造乎眇茫視其
身如幻夢者至人也影響之至也是往來也白黑之判
是利不也將以生為妄耶其死焉往是死猶生耶混混
於此其亦不明矣性猶金也情猶滓也匠氏範金為器
不窮其滓則器不利金有利鈍耶匠有巧拙耶唯橐谿
鑽耶之人能知金之為利而天下利器少也性之明也

至於有無之際古人聖賢皆得之孔子曰吾得忘唯顏淵為殆庶故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蓋有時而忘也其心在天下者也佛能忘我能忘萬物豈忘而已乎在乎是者我乃不可忘是以為其真忘也三茅之山有仙人遊焉負琴而行吟其與人言若人也調琴以為曲狂吟以為詩學道者不辨也至於御風雲忽焉而超逝形與物皆化也東掖之山有高僧焉其生也無以靈乎人既死之五月或發其棺視之香氣郁然而

形不壞也彼既往而不遺此乃遺而不往則是何耶將以為幻妄則吾知天地為幻妄矣是有得於內而不惑外有耶夫是之謂至眇茫乎其有得也寂乎其無有也發於言也縱其支離者將有得乎簡易據乎其中而運乎四方也窮支離者將汙漫而不知止莊生所以誕也據其中而不知適墨子所以愚也使人知之孰與不知無為哉庶乎知者也

謝趙資政

薦引下陳雖有常制俯及不肖乃惟至恩竊念某生也
甚愚豈稱為吏陳編之學無聞於世衡門之志聊以自
娛鄉當强仕之年勉有起家之望惟知古人行己之誼
不度當世取容之宜由是拙踈被憎權倖浩然斥去幸
亦歸休不苟其樂者終不滔其憂不附其榮者亦不罹
其辱職安守藏心獲奉親蟠木不利誰識其萬乘之器
老驥已謝安能致千里之功豈謂某官躬公旦大賢之
姿任阿衡天下之重江海之浸衆流必歸岱華之陽羣

木是植內處機柄以熙四海之至和出為藩垣猶恥一
夫之不獲特形慰薦曲有褒揚方造物者以為不才非
知已乎安肯遺力維其所去斯以為難枯卉被春暘之
華弱禽蒙羽翼之賜使終老丘壑所可永者吾之仁尚
有位朝廷篤不忘者公之賜惕然有感瑟彼在中過此
以還不知所措

謝諸先輩

策名盛旦振武華涂士林之傳里閈增輝方國家憲天

圖治為時擇人試以羣經之言敦我一家之說以是齊
道德辨賢能在公卿者皆同門之人提衡鑑者亦受業
之士苟用一律足顯衆人蕩蕩乎莫之或非郁郁乎於
斯為盛先輩足下有韞志尚克勤師言溫溫者瓊瑤之
姿楚楚者楩柟之質懷鉛抱槧久推儒者之素風學古
入官當識先王之善道適欽盛美首辱牋封顧惟老拙
之無庸敢當文藻之垂貺古或輕美璞而有投鶻之尤
我亦乏青雲以為贈刀之報羌自憎愧不知所裁

祭張司勳文

嗚呼昔在懷寧登公之門今二十年肺腑之託世故歡
戚如一夢然惟我不肖何足可道獨蒙顧憐我行天下
求訪盛德誰如公賢公所蘊蓄著于文章粲粲成篇當
在朝廷為國光輝乃獨悄悄公孰不容執政信讒七年
不遷出守二鎮民方安政乃易使權馳數千里誰適我
願于彼劌川蜀羌已騷兵敗將死為之憂煎奉詔于敉
六月盛暑半塗而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乃在乎天不

得於此必得於彼何後何先彭城喪歸我始來會吳門
之偏旂旄之來撫棺一慟晉陵之塙我公之德有過人
者愈久而愈傳維金石之可鐫矢以辭寄於一奠亦何
足以盡拳拳

諭客辭

或問若人者何為迺自晦於埃塵皓髮茁其在領兮固
將喻乎世紛使能績其蠟緒兮亦紝組而垂紳矧一出
其璆琳兮寧特粲奎昂而步鈎陳非其材之不逮兮而

生之不辰益龜或不足智而蓍或不足神余顧客少安
若人者是謂不能混於滑滑而能委於忞忞者乎彼冠
不綾亦足以束髮彼褐不完亦足以蔽身彼智雖不足
亦離世而襟真委形山林兮驚古始而凌風雲不杜機
以驚俗不屬騷以況均不暇和同於羣物又烏識乎繙
磷忽乎為野馬在山之上忽乎為孤吹于水之津彼亦
一息此亦一息世之遑遑者終或不寤我之寂寂者祇
是以為顰其不可道者維古有其人

題畫像

余棲于零陵將二年卧鶴山人王棲道屬客來圖余像其不可圖者余為申之以辭然皆眩也所以為遊戲也有不知者強為余蓋有知者亦其捕為纏黃為丹白邪嬪死灰與朽株探山林以獨往兮即猿鳥之幽娛豈萍苴之如今亦泛泛於江湖昔敦媚放藝文兮既華髮而蒼鬚終非混混之可諉兮方將佚老於无无苟不暴夷以為絜何必襲惠以為汙挹古人之全德兮將歲月以

云徂羌余心之所得會羣有於無餘彼遠遠為周而相
相為蝶亦甚惑矣余與是其相忘於影響乎

真覺開堂

天台示止觀為法沙門以行解為師絕出煩惱之津示
現真如之境自諸祖述作已達者皆著聲問而羣生歸
依得度者豈易量數了義大師密踐師度衆推辯才已
度城中之緣翻懷林下之樂誰識黃蘖相契者裴公有
如遠師忘言者陶令時升師子之座大振海潮之音為

彼因緣無煩謙挹

龍華三會啓文

龍華有會如來記彌勒之緣鳳歷無疆億姓祝聖入之
壽巍巍之盛蕩蕩難名仰瞻北闕之崇咸齋華封之懇
恭惟皇帝陛下纂堯為德邁舜成功推羣靈不宰之恩
協諸佛能仁之化聖人應運已洽太平之期文武會朝
丕顯搢紳之列知郡某官宣揚國化惠恤民情上資西
竺之因敢獻後天之算臣僧某及本州者艾等虔誠法

會共薦至誠遙望嚴宸恭伸半偈

妙香芬郁望丹墀咸罄歡誠薦上釐聖主萬年天祚德
龍華三會佛為師四時雨露均天澤九有山河拱慶基
欲計南山千億壽直須彌勒下生時

代乞致仕表

束髮從仕歷事三朝始自州縣至于郎省陳力就列今
五十年早蒙先帝拔擢出領使節入位三司及陛下即
位繼承恩召入觀清光委以藩條特加獎勵臣周旋奮

激銘在肺肝爰當傳老之年竊慕挂冠之請願乞骸骨
以養丘園上對升平之朝下樂桑榆之景

巢父橋銘

誰作此橋山旁老父老父有巢白雲之下瞻彼崖崿將
適吾履豈無遊客往嬉來豫不踏溪壑坦夷鞏固敢告
後人無壞朴素

景德乞席疏

般若正宗方延海衆坐卧法具必藉信緣惟景德之名

藍控江南之大道天龍擁護巾鉢往來故遠丐於仁人
共興崇於三寶

祭曾舍人

維年月日餘杭沈某謹以清酒牲牢敢昭告于故友子
固舍人兄之靈嗚呼昔有以相知者世豈復知公今逝
矣而吾方寄死於袁羸欲矢諸文辭以抒哀兮空皎皎
其何為吾聞聰明正直歿將為神尚何疑清酒在樽牲
牢在柈即具事神之禮以告維公來下而饗之

息庵銘

左右山

我心不動是身亦息結茅窮山宴樂禪寂於是身心猶若太虛游戲上下是息亦無

祭外姑彭城縣君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四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子壻承奉郎行太常寺奉禮郎沈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外姑彭城縣君劉氏夫人之靈嗚呼託姻門下行二十年東西會散思愛纏綿夫人淑明文華燦然維遼與贛

誰敢爭先勞勞有生以悲為樂平昔之好永懷如昨前
在京師羈游索寞就居相望有無寄託天遣不幸我室
淪亡夫人撫視泣血淋浪我東曰歸啟巖在航長慟來
訣旁人為傷匆匆三年如夢始寐夫人云何疾亦不起
初聞凶訃適在故里馳望塚山默告所以神明有知為
是究非生者何樂逝者何悲世無足事死或可疑要其
究竟死乃其歸我方來吳正會靈席諸舅哀號訴其凶
懇追往傷今情何可任輒陳薄奠以抒余心尚饗

門箴

政之善出于是政不善亦出于是斯民何知惟令所置勿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和是乃可畏朝而闔焉小大必治逮昏而闔亦休吾更治得其平謂我豈弟有或不然乃門之媿

重居開堂

昔者諸佛有大慈為我衆生能作怙究明真如之性超出煩惱之津蓋非小緣誠一大事惟重居之寶刹乃陽

羨之敬田欲聞法音當得開士某人宿植德本樂說辯才早遊諸方默受密印以拳拳四衆之請斲的大匠之來幸無多謙副此瞻望

勸學疏

行李久在成均親受經於王丞相其言性命之要仁義之本出入神明之際至於點畫之意章句之體既一貫之矣古人有言士患不明經取青紫如拾芥不其然歟方新學之來諸君亦有意乎其俳發切磋非如簡策之

略也苟協我皆願交於下風所忻慕者

禱神文二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敢昭告于晉平西將軍孝侯
鄱陽君建威將軍忠壯侯之神巖爾小邑頻年被灾小
大艱食不知所告惟民之不天乃省乃度方綏恤而勸
導之耄倪雜然耒耜滿野乃數日以來淫雨不止千里
之地經界漫焉若令與民將何能為屑然有懷豈吾土
之民不知事神而神弗福歟何為至斯劇也將軍吾土

之神也昔在晉室三世之功劇于覆載千載之下廟貌
儼然令令與丞有祈祠下祈神威惠降為豐穰雨不為
沴而民有望將大興祠宇時其血食以報神休作新夏
屋增崇其座挾建二殿以祠鄱陽君忠壯侯之神至于
門牆咸使崇高鑿彼川流俯至門外以為行商報賽之
津攝令之去不可遠期惟丞與民實預祈禱敢以菲薄
仰祈昭鑒尚饗

君之祠吾土之望也疇昔威惠昭然在人今令與丞有

祈祠下乞神之靈降為豐穰雨不為沴而民有望春秋
之祀丹青之飾其敢不崇期于永久以報神休



雲巢編卷十